

# 似水如沙久相伴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张玉洁)起初她被前辈称作“小樊”，今天很多人亲切地叫她“老太太”。若以生命长度来丈量，樊锦诗与莫高窟相守的半个多世纪可谓漫长。可在樊锦诗心里，与这座千年石窟相处越久，越觉得它是非凡宝藏。她接住历史的接力棒，全心让莫高窟老得慢点再慢点，保护得好些再好些。

## 一世黄沙缘

石窟里是沙子，鞋里是沙子，连头发也钻满沙子。樊锦诗与莫高窟的缘分就从这粒粒黄沙开始。她本是江南水乡的姑娘，祖籍杭州，上海长大，个头不高，人也瘦瘦小小。她说她成长在新中国，有那个年代人的单纯果敢，坚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她西去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一处不显眼的地方，有座名为《青春》的雕塑。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孩，背着书包，手拿草帽，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这正是以初到敦煌的樊锦诗为原型雕塑的。那时的她对敦煌还无深刻了解，只是被历经千年的色彩打动。“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到底有多大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可要在大漠戈壁扎下根来，哪能仅靠一时心动。生活艰苦非常：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如何洗澡是大家避而不谈的秘密。一卷起沙尘暴就更可怕，黑乎乎的风沙铺天盖地压过来。

但樊锦诗没走。“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时间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

## 涓滴归瀚海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从巍巍祁连山流淌下的雪水，哺育着狭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使团在敦煌驻足，再出西域、入中原。

“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古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樊锦诗说。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2015年9月29日摄)。新华社发(孙志军摄)

1524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从此沉寂，莫高窟400多年无人看护，大量洞窟坍塌毁坏。藏经洞被发现后，数万卷文物又陆续流失到十余个国家。

“宝贵却又脆弱，是莫高窟令人迷恋又揪心之处。”樊锦诗说。上世纪40年代，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更感召着她。一批批艺术家、大学生放弃优渥生活，远赴迢迢敦煌，一去便是一生。

常书鸿、贺正哲、孙纪元、段文杰……80岁的樊锦诗一一找出前辈同仁的名字，又一一写在纸上。“苦都让老先们吃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

樊锦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莫高窟，1950年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开始了初步抢救性保护。

改革开放后，莫高窟的面貌焕然一新：编制扩大、人才汇聚、条件改善。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改革开放带来开放的头脑和国际视野，我们开始大步向前走。”

# 记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诗

## 似水如沙永流传

莫高窟15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保护、研究、弘扬是敦煌研究院的使命。旅游也必须是负责任的旅游。”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比如风沙治理，通过综合防治风沙体系，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对文物的侵蚀。”樊锦诗说。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在2014年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里，游客犹如置身飞船，观看球幕电影，感受着数字敦煌的神奇。游客也因此有序分流，有效降低对石窟的不利影响。

此外，樊锦诗还推动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持续抓紧培养人才；她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了理念技术、培养了人才、开阔了视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久久相伴。

# 铿锵「黑玫瑰」的自豪

广西第一代女火车司机再聚首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林凡诗、吴思思、郭轶凡)“我们当时上课多么认真啊，大家都好年轻。”“看着那个年代的火车，再看现在的，科技发展真是太快了。”在广西柳州市柳州机务段内，吕莎和她许久未见的同事们看着手里的老照片，满是感慨。

吕莎和她的10名同事，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广西第一代女火车司机。

## 过五关斩六将的女子包乘组

1977年，吕莎和其他10位女同志从柳州铁路司机学校毕业，进入金城江机务段内燃机车乘务员培训，几个月后，二十出头的她们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组建柳州铁路局女子“三八”包乘组。

做火车司机在那个年代可是个苦活累活，要熟悉火车的各种操作和紧急应对措施，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脑力。“当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11名女生都义无反顾地签下了同意书。”吕莎说，她们都相信，男同志能做的事情，女同志也一样可以。

这股不服输的劲让“三八”包乘组的女同志更加刻苦努力，在正式上岗之前的集中教育培训中，她们认真学习理论知识，苦活累活抢着干。“为了学习一些故障处理方法，在机车里摸爬滚打，脏与累是家常便饭，整个学习节奏就像打仗一样。”“三八”包乘组成员杨玉珍说，这也让小组的学员们对每一根电路、每一个线号都倒背如流，造就了她们过硬的技术能力。

1978年1月，女子“三八”包乘组的姑娘们顺利通过考核，被分成两组进入运用车间。一组登上红旗车1745机车，另一组登上1436机车，正式开始了跑车生活。

## 千锤百炼造就“黑玫瑰”

吕莎和杨玉珍小组负责的是1436机车，这趟车在金城江和柳州之间运行。1978年7月，她们正式当上副司机。副司机的工作除了在机车行驶的时候跟司机进行标准作业和信号应答以外，还经常要进到火车机器间，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机器间噪音大，也很热，夏天进去一下全身就湿透了。”杨玉珍说，女司机心细，还爱干净，每次跑完车，都要进行机车保养，“拿着棉纱柴油，从车顶到底盘，包括底下的发动机和轮毂，我们都要擦得干干净净。”车是擦干净了，女司机们身上却蹭满了机油和泥沙，个个灰头土脸，也因此被大家称为“黑玫瑰”。大家都说，每当看到特别干净的车，就知道是女子“三八”包乘组的车。

每跟一趟车少则几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都要随时保持清醒，长时间的工作难免会疲惫，“有时感到困了我们就吃辣椒。”吕莎说，火车司机随时会备着辣椒，用来提神。

杨玉珍说：“换闸瓦、单手接路牌这些男司机能做到的，我们也丝毫不差。”她们在调车作业中练就了飞乘飞降的功夫，学会了单手重物上机车、单手成弧线下车的本领，“最后我们把臂力都给练出来了。”

## 再聚首，为铁路发展点赞

1979年1月，柳州铁路局综合考虑，取消女子“三八”包乘组。11位女司机带着光荣的使命继续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这段经历让我今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特别有责任感，再苦再累都不怕。”杨玉珍说。

近日，女子“三八”包乘组的同事们从全国各地赶到柳州再聚首。“黑玫瑰”们虽都已年过半百，依旧精神饱满。在柳州铁路局动车模拟操作间里，“黑玫瑰”们体验了一把动车的操作，切身感受到这些年铁路的变化。

“以前我们列车所有区间的路线，哪里是下坡，什么时候加速减速，都要背下来。现在都由电脑控制，更准确，司机轻松多了。”吕莎说，现在动车运行也很平稳，她出门交通工具都首选动车。

1997年，中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自1997年至2007年，中国铁路历经六次大提速。随着“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建成，风驰电掣的高铁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中国高铁，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现在我跟孙子说，以前奶奶当过火车司机，孙子会很崇拜地看着我，这时候我感到很自豪。”杨玉珍说，“更自豪的是铁路的变迁发展，它折射出我们祖国各方面的变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祖国的变化而感到自豪。”



▲广西第一代女火车司机在柳州机务段再聚首，在内燃机车模型前合影(3月7日摄)。新华社发



## “东方城堡”守护者

▲左图：江西省龙南县关西新围(航拍照片)。新华社记者周密摄(资料照片)

右图：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明华在进行围屋修复(4月13日摄)。新华社发(叶波摄)

李明华，赣南围屋营造技艺的省级非遗传承人，自14岁开始学习传统木工技艺，参与维修围屋、祠堂的工作，40多年来醉心于客家围屋的修缮维护。李明华的足迹遍布了赣南500多座围屋，守护围屋，成了李明华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打开手机QQ扫一扫图片，AR带你看看“东方城堡”守护者。

操作指南：打开手机QQ，点击右上角“+”号，对准图片扫一扫，播放中手机请不要移开。

# 半生守护一片林，他把岗哨过成了“家”

新华社记者于力、于也童

汽车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爬上了一个接近45度的陡坡后，一座三层的蓝色小楼终于映入眼帘。

沈阳市沈北新区共有森林10万余亩，设两个瞭望岗哨，这里是虎山瞭望岗哨。岗哨三层屋外的阳台上，一个身着蓝色冲锋衣的老人正拿着望远镜向远处不断观望。

他叫刘文鑫，今年66岁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和这片林子守在一起。年轻时，他骑着摩托车巡守，岁数大了，他和老伴散散步放弃了村里“大户”的优渥生活，“住”守在这片林子里。每天24小时交替不间断地瞭望，写下八本护林日记，把岗哨过成了“家”。

## 八本日记写下林间“雨雪风霜”

记者在夫妻俩热情的招呼下走进了他们的“家”。20余平方米的一层放着几个巨大的塑料桶，山里没有泉眼，生活用水只能从山下运上来。

4月初春，沈阳渐渐回暖，但由于孤立在山间制高点，屋里的温度仍然很低。冬天最冷的时候，屋里只有4摄氏度，为防止桶里的水冻冰，墙角堆的几条旧棉被成了水桶们的“羽绒服”。

二层是简单的炊事间，因为要避免火源，老夫妻俩使用电磁炉做饭。墙边还放着不少方便面，由于食材也需要山下运上来，老两口经常用方便面果腹。

走上三层，才算是一个简单的“家”。一个双人床，一个工作台，一台能收五个频道的小电视。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两个望远镜，一台对讲机，还有一本记录着林区情况的护林日记。“3月10日上午，能见度偏低，没有起风，注意瞭望。”“2月24日2时10分，清水方向102公路边有烟，清水森林消防人员去现场控制局面。”……这样的日记，住在岗哨的两年多时间，刘文鑫写满了八本。

刘文鑫早年包过工程队，干过个体，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房子，家里算是“大户”。明明能颐养天年，夫妻俩又为何到山上“自讨苦吃”呢？1976年，刘文鑫曾在大兴安岭林区做护林员。“两场火，我记了一辈子。一次因为伐木工人扔烟头引燃了山火，大火着了一个月直到下雨才浇灭，还有一次火着了一周，为了救火牺牲了50个工友……”刘文鑫说到这里，停顿了很久，“日夜在一起的工友变成了冰冷的石碑，我难受啊。”



▲4月8日，刘文鑫在虎山瞭望岗哨用对讲机与其他护林员交流。新华社记者雷雷摄

这两场燃起的山火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不灭的刻痕，也让护林成了他一生的执念。

## 一片林区，半生守护

刘文鑫的家在山下的铁营子村，从瞭望岗哨步行回家需要1个小时，但守在这里期间，他几乎没有回过家。“白天看烟，晚上看火。”刘文鑫说。在岗哨里不止生活条件艰苦，责任更重。老两口每天轮流巡守，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

在聊天过程中，刘文鑫数次起身，有时拿起望远镜在屋内瞭望，有时推门出去在外围的小阳台上瞭望。

“334、334，小屋边上开过一辆吉普车，请确认。”“收到，马上确认。”

刘文鑫的岗哨附近有50余名护林员，每位护林员的手台代号和巡视位置刘文鑫都“门儿清”，一旦观测到特殊情况，他马上联系护林员。

“不觉得孤独，也不辛苦，守在这一天，就负一天的责。”刘文鑫说。

新华社沈阳电